只因女儿散打比赛获得金奖，惹了青梅儿子的妒忌，丈夫把女儿送进地下拳场，发誓要挫她的锐气。

我苦苦哀求他。

“小泉有幽闭恐惧症，她才十岁，根本打不过成年人，求求你了，接她回来吧！”

宋明正忙着为了一个廉价玩具，呼朋唤友给林月的朋友圈点赞：

“就是因为听你的话送她学武术，才没有一点女生的样子！我是她爸，还能害她不成！”

当晚，女儿意外卷进一场绑架，绑匪索要50万赎金。

彼时，宋明正为林月燃放一场价值百万的烟花。

绝望之际，我打通那串拉黑的号码：“是我，对，我都不要了。”

1

“陈小姐，绑匪说要50万赎金...”

李警官话音未落，我立马点头。

“我给，我给，只要不伤害孩子，多少钱我都愿意。”

见到小姑子，我立马红着眼要过她的手机，拨给宋明。

因为争吵，宋明停了我的卡，拉黑了我的电话。

接通后，我低声哀求：

“宋明，给我送50万现金。宋泉被绑架了…”

话没说完，宋明嫌弃的声音砸在我耳边：

“陈歌，你真是好得很，还学会说谎了？不过就是去朋友那里训练一天，能出什么事！下次能不能编个正经的理由？你真让我感到恶心！”

啪，他挂了电话，顺带拉黑了小姑子。

小姑子连忙抓住我的手，语气着急又无奈：“你别着急啊嫂子，宋爷爷带着钱马上到。都怨我们把宋明惯坏了，等小泉回来，我就骂死他...”

她没说完，我颤抖着手举起手机给她看。

林月一分钟前发布的朋友圈。

“庆祝我家小宝贝终于不是倒数第一啦，爸爸还特意给你买了大玩具，在一起，就是最简单的幸福。”

配图是一张进步了两个名次的成绩单。

“儿子真棒！不愧天赋异禀！”

最下面一行的批语，龙飞凤舞，是宋明的字迹。

我的嘴巴和心脏开始微微发苦。

小泉拿了那么多次第一，从来没得到宋明一句夸赞。

且两个小时前。

从来不发动态的他，还转发了一条培训班的推文。

内容是“帮忙点满38个赞，谢谢！”

奖品是一辆廉价的玩具塑料卡通变形车。

弄给谁的，一目了然。

小姑子尴尬地变脸色，随即满脸怒气：

“这也太不像话了，嫂子你别生气，我马上打电话给宋爷爷...”

警局等候室外人来人往，桌上的杯子早就失了热气。

突然急匆匆的脚步，和刺耳的鸣笛声缠绕在一起，紧紧抓住了我的心脏。

“什么？歹徒换了路线，弃窗而逃了？那人质呢？”

李警官的嗓门重如擂鼓。

一种不祥的预感袭来。

2

心脏开始疯狂跳动，直冲我的血脉。

“人质死了？”

一瞬间，我的脑袋被炸空，几乎承受不住，抖索着看着他的嘴巴一开一合。

我扑过去抓住李警官，心里的绝望几乎将我淹没。

“你的意思是，小泉死了？”

“可是我马上就能把钱给他，他答应了的，只要钱，不会怎么样的…”

“他为什么要反悔啊？为什么啊？！”

我“哇”地开始干呕，却吐不出任何东西。

小姑子红了眼眶，紧紧地抱住我。

“嫂子，你冷静一下，陈歌...，事情一定还有转机，你别激动... ”

我甩开小姑子的手，想跟上匆匆离开的李警官，却腿软。

怒急攻心，我眼睛一翻，晕了过去。

3

再睁眼，就是女儿小小的身体，白布盖着，静静地躺在那里。

我踉跄着扑过去，摸着女儿冰凉的小手，泪如雨下。

掌心被硬硬的东西硌了一下。

是一枚金牌。

恍惚中，耳边响起女儿比赛前的嗓音，天真无邪：

“妈妈，我这次一定能拿到金牌，我有个礼物要送给你和爸爸!”

她的眼睛亮晶晶的，像有星星。

念及此，我的身体止不住地颤抖。

一天之间，天人永隔。

众人把我拉开，我像被抽干了力气的木偶被后面的流程推着走。

死亡通知书上的“宋泉”二字，像把锋利的刻刀。

硬生生在生死间划出最后一道痕迹。

窗外突然爆发巨大的声响。

寂静的夜空中，绚烂的烟花像万千伞一齐盛开，璀璨耀眼，如梦似幻。

像流星，像一场梦。

恍惚中，我听见他人的交谈：

“这烟花，听说是在世纪大厦楼顶放的，不便宜嘞，听说放一晚上要百来万呢。”

“是啊，听说是宋氏的公子包的。喏，灯光那还有署名，好像他儿子考试进步了，有钱人哦，搞不懂。”

他们的话像一记重锤，深深地砸在漏风的心脏上。

我颤抖着手点开林月的朋友圈。

果不其然。

“谢谢老公的烟花秀~”

林月的笑容甜美。

痛意之后，是无尽的恨意。

“宋爷爷在去找宋明的路上，嫂子你别着急...”

面对小姑子的劝慰，我深吸一口气，拉住她的衣角：“我要离婚。”

她犹豫了一瞬，轻轻叹了口气。

“好，我们先回家吧。”

等她走后，我才捂着眼睛，流出眼泪。

我自小是孤儿，被宋家收养后，小姑子和宋爷爷待我极好。

他们供我吃穿，让我读书，尊重我的意见。

因此跟宋明结婚后，无论他在外拈花惹草，我都强忍着不去计较。

只有宋泉，这个十月怀胎生的孩子，是我唯一的心头肉。

没想到，唯一的念想也没了。

“你去吧，宋爷爷在等着你。”

回家后，小姑子送来晚饭，离开了。

书房里，宋老爷子佝偻着身子，眼底满是心疼。

“苦了你了，孩子，是我们宋家对不住你。”

“离婚的事你放心，小明混账，是他对不住你，我这把老骨头，也没脸面替他寻求你的原谅，咳咳咳...”

听见他咳嗽，我熟练地找出药，放在他面前。

这么多年，已成习惯。

见此，老爷子眼里的愧疚更甚。

3

我没再说什么，回到房间。

那是我和女儿相伴十年的房间，我还有东西没处理。

不多久，宋明推开门。

身上冲天的酒气直扑人鼻，他面色酡红，脚步虚浮，面露不屑。

“你真是好手段啊，能让家里这么多人向着你。是不是以为老爷子向着你，就完事大吉啊？”

看见他吐着酒气，面露红潮的模样。

我的脑海中浮现出的，是女儿那张惨白的小脸。

世界上如此相像的两个人，却是一生一死。

我握紧拳头，心中的恨意弥漫。

这时手机弹出信息，是散打老师发来的。

“宋泉妈妈，这次的金奖可以兑换三亚家庭游，您有空可以来兑换，她可是期待了很久呢。”

我心口一震。

怪不得女儿赛前神神秘秘，说要给我和宋明一个惊喜。

她小小的心愿，无非是我们一家三口出去旅行。

宋明解开扣子，瞥见信息，不在意地嗤笑：

“拿个第一就想出去玩？女孩就是小家子气，陈歌，我都不知道你怎么教育出这样的孩子，幸亏送去加练了，不然以后不知道发展成什么样子！”

“还有，兑换完之后，把机酒信息给我。”

闻言，我的心一颤，随即升起一抹微弱的希冀。

三年前，女儿生日宴上。

他亲口承诺，要带宋泉去最温暖的地方度假。

难不成他也记得，这是女儿的心愿。

下一秒。

宋明解开扣子，不在意地说：  
“正好有个合作，我拿去送客户。”

一瞬间，我的心坠入冰窖。

父亲这个角色，宋明缺席了十年。

最后一次尽职的机会，他都不配拥有。

4

宋明的目光落到我身上。

一件蕾丝睡衣，是女儿给我买的礼物。

“妈妈，穿这个最好看啦，像一朵小花花。”

小泉稚嫩的声音响在耳畔，只要一想到，我几乎要落泪。

宋明欺身而上，炽热的呼吸喷洒在我脖颈，手开始不老实：

“陈歌，你穿这身真好看...”

我猛地推开他。

被拒绝的宋明有些恼羞成怒：“你发什么神经？碰一下不行？”

他边说边套上衣服：

“我真是小瞧你了！说孩子被绑架要钱，不就是逼我回来吗？我回来了你又装出这副样子给谁看？！”

我咬紧嘴唇，才克制汹涌的情感，冷静地说：

“宋泉死了。”

宋明一愣，脸上闪过慌乱。

随即掏出手机，拨给拳馆。

无人接听。

片刻后，他脸上的慌张被轻蔑取代，居高临下地盯着我：

“呵...你觉得我会信吗?如果真出了事，拳馆那边的人不会给我打电话？”

“与其想这些招数，不如看看医生开的偏方，看看什么时候才能怀上儿子！”

说完，他起身穿衣。

开门的一瞬间，他冷淡地开口：

“陈歌，你最好自己照照镜子，还以为自己十八岁吗。别以为占了宋太太的身份就想拿捏我，凡事看看自己配不配！”

他当然打不通那些电话。

都在警局做笔录。

我脱下睡衣，仔仔细细地叠好，这是女儿留给我的遗物。

宋明不配碰。

同时，我拨响了那个久违的号码。

接通的一瞬间，我长吸一口气。

“是我，我决定回江家。”

5

18岁那年，我和宋明偷偷恋爱。

他带我到山上，给我放了一箱仙女棒。

“小歌，名义上你是我妹妹，但是我对你是男女之情，你可以做我的女朋友吗？”

漫天的星光和仙女棒发出的星光交织在一起，我不顾一切，红着脸点了点头。

20岁那年，江家派人找我，说我是江家在外的私生女，想让我认祖归宗。

如果早两年，我一定毫不犹豫地跟他们走。

可是我身边有了宋明，有了宋爷爷，甚至还有了孩子。

没有犹豫的，我拒绝了江家的橄榄枝。

得知我的决定后，宋爷爷把我叫到身边，语重心长地说：

“陈歌，你若真想好了，择日你就和宋明成婚。”

当我喜悦地把结婚这个消息告诉宋明时，他却变了脸色，甩开我的手。

彼时我不懂他的意思。

直到婚礼当晚，宋明突然失踪，彻夜未归。

我枯坐一夜，在角落里翻出他和林月的合照。

同时，我的手机收到林月的信息。

是她和宋明的床照。

我红着眼去质问时，宋明却大发雷霆，恶狠狠地说：

“陈歌，我已经给了所有能给的东西，其他的东西，你就别想了！”

那天后，我的世界轰然倒塌。

宋家对我有恩，江家也回不去。

我摸着隆起的小腹，只想安安静静，守着孩子过日子。

只是没想到，最后一刻，我都没能留下我珍惜的一切。

6

火化室外。

我强忍着悲痛，仔细收好小泉的遗物，塞进她最爱的草莓背包里。

一滴眼泪都没流。

宋爷爷没找到宋明的身影，气得胡子发抖：“这个孽障！滚去哪里野了，不像话的东西！”

小姑子嗫嚅着解释：“他关机了..”

宋爷爷更是大发雷霆：

“自己的女儿都不来送最后一程，难不成还指望他撑起整个宋家？！没想到能干出这种事，真是丢我们宋家的脸！”

无视他们的慌乱的闹剧。

直到骨灰盒沉甸甸地交到手里，我才找回一点生气。

我拒绝他们的搀扶，一瘸一拐地走着。

突然，一股力量骤然袭击我的小腿，一个吃痛，我跪倒在地。

慌乱中，我死死抱住我的孩子。

不想让她最后一程黄泉路都走得不太平。

小姑子赶紧跑来拉起我，扭头斥责道：

“谁家孩子，撞人了也不道歉吗？”

男孩白白胖胖，脸上没有丝毫歉意。

面上懵懂，吐出来的话却残忍：

“阿姨，你是不是孩子死了啊？”

直白且荒凉。

我不回话，盯着地板，只是把骨灰盒搂得更紧。

小姑子被震惊到了：“你这孩子.怎么说话的...”

话没说完，娇媚的女音在头顶响起：

“陈歌？你是陈歌吧。”

我平静地抬头，看着林月鲜艳的红唇一张一合。

“你女儿真的去世了？节哀。阿明跟我说的时候，我还以为你在开玩笑。不过这件事也怨不得别人，学那么危险的运动，还偏偏拿了第一，真是天妒英才啊。”

林月撩了撩刚做的发型，面色同情，语气淡漠：

“我还有事，先带儿子去机场了。”

她刻意加重“儿子”二字。

生怕不知道什么话，能戳中一个母亲的心。

小胖萝卜立马开心地跑到她身边，在她脸颊上亲了一口：

“我们要去三亚咯，爸爸也一起吗？”

“当然，还是爸爸出钱呢。爸爸已经在机场等我们了，走吧，乖儿子。”

目送他们背影走远，我的胸口像被掏了一个巨洞，冷风倒灌。

原来这就是宋明口中的客户。

我躺在地板上，眼泪无声地流。

宋明踩着我的尸骨，给他的情人做嫁衣。

我的女儿刚火化完，她就迫不及待来耀武扬威。

心中滔天的恨意暴起。

让我恨不得立刻起身，去撕烂他们的嘴脸，去质问宋明，为何如此对我。

我闭了闭眼，第二次拨通那个号码：

“你的条件我同意，但我现在有个要求。”

“推迟所有飞往三亚的航班。”

7

拒绝江家之后，我的生活平静无波。

直到一个老管家把信笺塞进我手里。

信上说，我有困难随时可以打电话，即使没有子女缘分，也会尽自己的力量。

只有一个条件。

放弃宋家的一切。

如今我唯一的念想已死。

我落在哪里都可以。

唯独宋家不行。

思绪回笼。

我向宋爷爷低头，说明了所有情况。

“宋泉是我的孩子，宋明这么心狠，她就不入宋家祖坟了，还望宋爷爷成全。”

宋爷爷只是叹气，抓住我的手。

“你走吧，孩子。我们宋家对不住你。”

“你是个好孩子，以后有什么事，只要我这把老骨头还在，你就来找我。”

“至于那个混账，我会把他抓回来给你道歉的。”

我没说话，默认了这个行为。

回到女儿房间后，我默默地收拾女儿的衣物，玩具，还有所有我的东西。

一块贝壳躺在桌上，我看向窗边的风铃。

是宋泉亲手做的。

“这块是妈妈，这块是爸爸，这块是我。风一吹，爸爸和妈妈一起唱歌，唱给小泉听。”

“妈妈，爸爸说最漂亮的海洋在三亚，我好喜欢贝壳，爸爸有空的话，一定会带我去的，对吧？”

想起女儿甜甜的笑脸和希冀，我握紧那块贝壳，泣不成声。

那是女儿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点温度。

宋明永远都不知道，宋泉喜欢的，从来不是三亚。

而是我们一家三口。

我摘下风铃，一并带走了。

最后头也不回，离开宋家。

8

候机室内，宋明因为宿醉头痛欲裂。

他刚充上电，手机弹出一堆来电通知。

有宋爷爷的，有妹妹的，还有林月的。

唯独没有陈歌的。

不知为何，宋明心底升起一股淡淡的恐慌。

中央广场的屏幕开始滚动：“现在插播一条新闻，昨日在远郊持刀伤人的歹徒已被警方抓获...”

宋明刷手机的动作一顿，眉头微皱。

这好像是陈歌昨天说的地方。

但他很快反应过来，这八成又是她的借口。

拳场老板还是没有回电。

一股莫名的焦躁开始盘旋在他心头。

天边的云阴沉下来，像曲终人散落下的幕布。

直到林月带着林声出现，他心里的不安才消散几分。

林月婷婷袅袅地搂住他。

直到他的耳朵被一股剧痛拉扯。

扭头发现宋爷爷举着拐杖，失望地看着他。

宋明顿时脸色阴沉下来。

“宋爷爷？陈歌是不是有病，让你们到这里来找我？太恶心了这个女人！”

他话音未落，老爷子一脚踹在他腿上。

“宋明！你的女儿尸骨未寒，你竟然在这里想着出去享乐！我们宋家怎么会生出你这么个畜生！”

宋明被掌掴地有些懵，还是抓住了重点。

“你说...什么？”

“尸骨...未寒？”

8

不等他反应过来，小姑子抓住躲躲闪闪的林月，指着她鼻子骂道：

“你这个贱人，我侄女刚死，你敢带着孩子去我嫂子面前耀武扬威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！这辈子你都别想嫁进我们宋家！”

“把小泉送进地下拳场，说不定就有你的主意，你这么恶毒的女人，以后会遭报应的！”

宋明闻言，立马不满地反驳：

“说什么呢？她一个女孩学那么强势的东西干什么？拿了个第一而已，骄兵必败懂不懂啊，我那是为了锻炼他！”

“再说了拳场老板是我朋友，能出什么事情！你们不用再帮着陈歌一起骗我，大不了我立马打电话让他给宋泉送回来！一个个的，搞这么大阵仗...”

宋爷爷再也忍不住，恨铁不成钢，把证明甩到男人脸上。

“你个混账！自己好好看看吧！警方打了你那么多电话，你接过一个吗？你还不如一条狗有用！我们宋家怎么生出你这么个畜生！”

“小歌打电话让你送钱的时候你在哪？你在和这个女人放烟花！”

说完，老头立马颤颤巍巍扶着心脏。

他老泪纵横，又想起刚捡回来的怯生生的姑娘。

和临走前的心如死灰形成鲜明对比。

他们宋家，永生对不住这个孩子。

宋明还没搞清楚状况，但莫名的恐慌开始占据他的大脑，让他感到无比煎熬。

他抱着最后一丝希望看着妹妹：

“什么意思，你告诉我？你们把话讲清楚！”

小姑子连忙扶着他坐下，含着眼泪朝宋明说道：

“哥，这么多年你在外面混成什么样，你自己心里清楚，可是小泉的火化你都不来，真的太过分了！”

“你还任由这个女人去刺激嫂子，这是人事吗？”

林月闻言，抱着林宇躲到宋明身后，更用力地攥紧宋明袖子。

宋明下意识地抱住他们母子二人。

小姑子终于累了，满眼失望地看着他：

“哥，昨天拳场发生绑架案，小泉被当人质拐走了。他们要赎金，还没等送到，小泉就被他们害了。”

“活生生的小姑娘，身上被划了几十道，她哪里受得了这么大的苦！”

“嫂子被走了，侄女也死了，好好的一个家就这么散了！你满意了吧！”

说完，小姑子带着爷爷走了。

宋明的脑子一会儿混沌一会儿清明，巨大的恐慌占满了他的脑海。

他颤颤巍巍的捡起地上的文件，定睛一看。

确认是宋泉的死亡证明。

直到这一刻，他才确认了什么。

林月见状不妙，伸手抢走，强颜欢笑道：

“阿明，也许他们是骗你的呢...”

宋明下意识地夺回来，像一头愤怒的雄狮：“你手贱干什么？！什么东西你都要抢吗？”

他才想起什么，抬脚要追，却被林月死死抓住胳膊。

“你要去哪儿？我们不是要一起去三亚了吗？”

宋明的神经被巨大的情绪拉扯，他恐慌地说：

“我要去找我的老婆，陈歌！和我的女儿宋泉，去什么三亚！”

林月被震怒的宋明吓到了，仍然坚持磕巴道：

“可是，不是你说不爱他们的吗？他们走了，我们不是就可以结婚了吗？你看看小宇，他的奖状你还没签字呢...”

她话没说完，宋明再次甩开她的胳膊。

他暴怒道：“你们算什么啊？也配和我提结婚？”

林月不注意，被宋明掀翻在地。

林宇扑过来抱住她，嚎啕大哭，吸引众人的视线。

“妈妈，妈妈，坏爸爸推妈妈！！”

闻言，宋明冷冷地说：“我本来就不是你爸。”

“我姓宋，你姓林，算哪门子的爹。”

说完，他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林月被这番话震惊，只看到男人的背影越来越远。

明明昨天，他们还在一起甜言蜜语，互诉衷肠。

那个会说我们永远在一起的男人，却一步步地，离开了他的视线。

9

宋明回到老宅，开始挨个搜寻房间。

无一例外，空无一人，空空荡荡。

他走进主卧，跌倒在地。

难怪。

难怪昨天陈歌态度那么冰冷，失望。

他还以为她在欲擒故纵。

手机突然响起，是他的好哥们拳馆老板打来的。

一接电话，宋明压抑的情绪再也忍不住，他几乎克制不住，大声嘶吼道：

“你是怎么办事的？！为什么会发生绑架？为什么！”

“我的女儿死了你知道吗，我的女儿！宋泉，那么优秀的孩子！你赔我女儿吗？”

那头也遭受了不少事，还在局子里蹲了一夜，自然态度也不好：

“真搞笑，不是你自己求着把孩子送过来的？”

“老子想遇到这种事吗？老子要赔许多钱你给我出？”

“说到底，不还是你自己脑残吗？谁家脑子正常的会把孩子送去打黑拳啊，不是你要求的吗？有病。”

别人一番话，震得宋明像失了声的鸭子。

他感受到深深的窒息。

恍惚间，他想起宋泉拿奖的那天。

女儿怯生生地把奖状给他看，仰着小脑袋看他。

“爸爸，你马上就过生日了。这次获得金奖，我可以给你送一个礼物吗？”

“你先跟妈妈保密，可以吗？你最好看了，爸爸。”

宋明猛地心里一颤，巨大的疼痛让他忍不住捂着胸口。

女儿明明这么乖，可他是怎么做的。

和林月厮混完以后，林宇玩他手机看到奖状，不满地嘟起嘴巴，抱怨道：“一个女孩这么厉害干什么？”

林月也娇笑着附和：“是呀，拿了个第一就这么骄傲，以后指不定怎么样呢。”

鬼迷心窍之后，他给拳馆打了电话，硬要把宋泉送过去。

面对女儿不情愿的神情和陈歌的哀求，他习以为常地责骂道：

“跟你妈一个样子，干什么都不情愿！以后还有谁能管的住你？”

宋明突然很想哭。

男人有泪不轻弹。

模糊中，他望见窗边有一个蓝色的挂钩。

他猛然想起，这是宋泉在他生日时，送他的蓝色贝壳风铃。

依稀记得，上面有三个贝壳，是宋泉从同学那里买来的。

“最大的这块，是爸爸，爸爸，你什么时候带我去看海呀。”

女儿的声音响在他的耳畔。

所有的情绪突然涌上来，宋明终于痛哭出声。

陈歌什么都没给他留下。

因为她恨他。

她觉得他不配拥有任何念想。

宋明终于掏出手机，给那个烂熟于心的号码解除拉黑，疯狂地拨打陈歌的电话，一遍又一遍。

可不管多少遍，那头都是机械的女音。

悲伤之后，他的心脏开始疯狂跳动。

失去的感觉在这一刻才开始落地生根。

他才意识到，陈歌和宋泉就像氧气，只要他回首，一大一小永远站在他身后，用充满爱意的眼神包裹着他。

从初遇到现在，陈歌一直带着孩子，迁就他，包容他。

所以现在她失望了，孩子死了，他们不想要他了。

宋明不敢深想，他连滚带爬地滚下楼梯，敲开爷爷的房门。

宋老爷子躺在床上看着宋泉的照片流泪，小姑子在一旁端着药。

见到宋明，小姑子面露厌恶。

“赶紧滚，别打扰爷爷休息！”

宋明充耳不闻，低声开口道：

“爷爷，求求你，告诉我陈歌在哪里。”

10

宋老爷子仍然看着照片，时不时地咳嗽两声。

小姑子重重地放下药碗，克制情绪，平静开口道：

“宋明，你知道爷爷的药放在哪里吗？”

宋明微微愣住，不懂这问题有何意义。

“这十年来，爷爷身体不好，是陈歌访医问药，每天承担这个家里的责任。可以说，她比赵医生都了解爷爷的身体。”

说着，她几乎又想落泪。

看见自己哥哥这副模样，她身为妹妹，怎么可能不心疼。

可是她更心疼陈歌。

“别再找嫂子了，她离了你挺好的。”

小姑子想到那个柔弱但坚强的女人，眼泪大颗地落下来。

宋明下意识地摸摸心口，感觉空荡荡的。

接着下意识地就想替自己辩解。

“我不是故意的，不是故意的...我只是觉得，为什么你们要这么安排我的人生？！就连和陈歌结婚，也是爷爷决定好了通知我，可是那是你对她的恩情，为什么要用婚姻绑架住我...”

“更何况她是个孤儿，离了我她还能去哪儿...她说过的，宋家是她的全部，她很珍惜我们这个家的...”

宋爷爷终于愿意抬眼看这个逆子，冷冷地扔出重磅炸弹：

“你知道小歌的身份吗，蠢出生天的玩意儿。她是江家的小女儿！若不是因为你，她怎么会留在我们宋家，安心当你的老婆！”

“就算没有这层身份，她配你也绰绰有余！不是你先勾引的人家小姑娘，她会和你在一起吗？”

“我安排你们结婚，就成我的错了？你是不是自己忘了，当初追人家说得那叫一个天花乱坠！”

小姑子震惊地抬头，随即露出释然的表情。

这样也好。

宋明更是震惊地直接颤抖，他嗫嚅地开口：“什么....”

是啊，是他先爱上的陈歌，无关身份地位。

可是后来为什么，会变成这副模样。

还不是自己仗着她爱他，就欺负她。

宋明终于醒悟，手脚并用地爬到宋爷爷旁边，哭着哀求道：

“爷爷，求你了，告诉我，小歌是不是回江家了，还有我的女儿葬在哪里，求求你了。”

宋爷爷不再出声，翻身躺下。

宋明一愣，灯光忽明忽暗，无人知晓他的心底在翻涌什么。

片刻后，他起身，将一切甩在身后。

“我一定会找到陈歌的，一定...”

11

一个月后，江家偏远别墅内。

送走教学老师后，我正擦拭女儿照片，准备睡觉时。

刺眼的车灯照亮我的窗户。

可视门铃里出现一个熟悉的身影。

宋明胡子拉碴地跪倒在门口，眼睛里满是红血丝，声嘶力竭的哀求道：

“小歌，跟我回家吧，我知道错了。”

透过门铃，我淡淡开口：“你走吧，我们别再见面了。”

听见我的声音，宋明立马振作精神，直起身子：

“我不走，我们还没拿离婚证，只要我活着一天，你就永远是我宋明的老婆！”

闻言，我冷笑道：“担当不起，回去看你和林月亲亲我我吗？我没那么贱。”

“更何况，你别忘了，我们之间还隔着我的女儿，你害死了我的女儿，还有脸来见我。”

提到女儿，我的心脏开始抽痛。

“如果你有心，现在就滚出我的视线，以及离婚协议赶紧签字。”

“否则，我有一万种方法让你签字。”

宋明的脸色煞白，却吐不出任何一句其他的话语。

江家的日子虽然难熬，但没有宋明的身边难熬。

我拉开门。

宋明眼里绽放出光彩，扑过来抱住我的腿：

“小歌，你是不是转变心意了，小歌...”

“我跟林月真的没有什么，她当初帮过我，我才帮她，我的心里一直最爱你啊，小歌...”

我狠狠一巴掌甩在他脸上，痛骂道：

“滚！这一巴掌我早就想给你了，不管是为我还是为我的女儿！”

“直到现在，还敢过来要我的原谅，你要是真心的，就永远消失在我面前！”

那些狗屁解释，我一句都不会信。

伤害也有保质期。

说完，我关上门，叫了保安。

后半夜开始刮风下大雨，保安说宋明在外面跪了一夜，早上走的时候叫的救护车。

我根本不在意。

12

一个月后，我终于拿到离婚证。

小姑子坐在我对面，小心翼翼地说：

“嫂子..不，江歌，你以后有事，还可以找我和爷爷。”

“不管何时，你都是我最敬佩的人。”

“还有，我希望你，能永远幸福下去。”

我喝完咖啡，淡淡笑了。

我会的。

然而思绪却回到了十八岁的那个晚上。

少年红着脸，举着仙女棒朝我大声喊话，山顶的回音穿越了十年光阴，融化伤害和美好，到达我的面前。

最后，我走出餐厅，收到江家的信息。

“留学已经安排好，速回。”

我知道，以后的人生，将会是一片坦途。